

經部

詩補傳卷十九

宋 范處義 撰

變小雅

小宛大夫所以刺幽王也

是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人之語四章有無忝爾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睦父子兄弟之間有無罪而見誣者故大夫作詩以刺之下篇小弁乃太子之傅所作故專言太子宜臼被逐

之事此篇大夫所作是時宜臼必已被誣棄逐有萌故首言鳴鳩猶有羽翰能奮飛刺王不能親睦以自衛也次言螟蠃猶能以他物養己子刺王不能養其子也次言脊令取其首尾相應詩人嘗以在原喻兄弟急難意是時王之兄弟亦有見誣被罪者次言桑扈取其不食穀今言啄粟意父子兄弟之間有見誣而易明者古事世遠而失其傳者多矣聖人存之於經有史不及知者皆此類也

宛於阮彼鳴鳩翰胡旦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弱貌小弱鳴鳩猶有羽翰可以高飛至于天王乃不親宗族將不能以自立我心所以憂傷也先人謂宣王也二人謂文武也念宣王所以能中興者以能夙興夜寐思文武之事而施行之今王殊不能念先人所為則文武之基業又將墜矣葢親親以睦文武之所先也頌以文武為二后猶言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書稱文武聰明齊聖此詩所謂人之齊聖亦非文武不足以當之謂文武非不燕樂也然能温恭自克不為酒困今王乃湛樂無厭昏而不知一意於酒日增月益於是戒當時之君臣各宜自敬威儀天命靡常大福不再可不懼乎魚藻謂武王在鎬飲酒則為可樂幽王在鎬飲酒則將不能以自樂亦此意也

中原有菽叔庻民采之螟亡丁蛉零有子蜾果蠃力果負之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
也中原有藿庻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蒲
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使之用善
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何哉説者考
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葢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巢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他物之身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

為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謂然訓之者不審爾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蜾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鶬青黑之菼青黑之鵻皆名以鵻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人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之意合矣

題大計彼脊令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視脊令飛鳴首尾相應謂王有兄弟宜知友愛今乃被誣見疏我則日斯邁而月斯征矣王既孤立宜蚤夜勤政無辱於父母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傳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見誣者謂桑扈交交往來循場而啄粟其誣亦易見矣填塞也岸水際也借為犴獄之犴亦取岸為濟難有出獄

之象故大雅曰誕先登于岸哀我抑塞孤寡之人宜出之於岸乎宜置之於獄乎謂王當察其誣也王欲察其誣試握粟出以卜之則桑扈何自能食穀粟乎言其易見也塡宜訓塞猶言命有通塞塞則不通也桑扈詩或指其性此章是也或指其色有鶯其羽是也說者遂謂有二種其說本之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謂竊其肉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謂竊其色也要之不必言有二種爾雅以竊毛為淺色則竊脂

淺白色也而性不食粟好竊人之脂肉然則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_之端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王既不能察矣則凡溫恭小心之人皆惴惴然如集于木上如臨于深谷慮其顛墜恐懼戒謹又如履薄冰而行也是詩六章一章三章四章五章皆比而賦

之餘皆賦也

小弁（步干下同）刺幽王也大（泰）子之傅（付）作焉

自王者家天下嫡庶之分不可亂也故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其患者秦廢太子扶蘇立胡亥晉廢愍懷太子而立惠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皆不旋踵而禍及之故漢高祖欲廢惠帝張良之徒為之謀漢元帝欲廢成帝史丹為之正諫葢嫡庶之分不正則本一搖而天下震動幽王惑褒姒之譖黜申后而逐太

子宜白太子之傅作是詩可謂深切矣孟子所謂親之過大者也幽王不能聽卒致驪山之禍豈不為萬世之永鑒哉

弁彼鸒豫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鸒雅烏弁樂也斯語辭也提提羣飛也太子被逐自以為不如此烏遂歎樂彼鸒斯成羣歸飛無矰繳之患凡民亦莫不善我獨罹于禍於是號于天曰我有

何辜而獲罪如此心之所憂言之何益哉

踧踧徒歷周道鞠九六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焉如擣丁老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如疾首

踧踧不舒貌周道周之通道也惄思而心動貌疢猶病也周之通道非不平易也而我行之踧踧然不敢舒者慮其盡鞠為茂草謂國之將亡也憂而至於傷思之而心動如擣之不寧也假寐謂不脫衣冠而寐永歎謂長太息也凡憂之狀外則年未至而先老內

則如有病在頭目言其痛切也疾首猶首疾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者父母手所植以給蠶食以供器用之物為子孫者見桑梓如見父母心恭敬之而不敢慢然則人之所常瞻依者惟父母而已毛者指體膚之外裏者指心腹之内今我之生豈不連屬父母之體膚豈不離麗父母之心腹何為父母不我愛必我生之辰所

值不善至此也說者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左氏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詩人之意未必指此然韓愈亦曰我生之辰月極南斗則古有是言矣

菀鬱彼柳斯鳴蜩嘒嘒呼惠有漼于罪者淵萑九葦淠淠孚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茂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盛也柳茂則陰密而蟬鳴淵深則潤澤而葦盛今我乃不容於父母曾微蟲野草之不如既見棄逐如不繫之舟汎汎於中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禍雖假寐有不暇葢言危迫之甚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之奔於山也猶伎伎然舒留以顧其羣雉之鳴於

朝也猶知求其偶今王黜妻屏子兀然如病木之無枝何以能自立我為王憂之而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彼投兎尚或先蘇薦之行有死人尚或墐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藴之

相視也行道也視彼兎見迫逐而投人尚或先之使得避逃行道之間有死人尚或墐之使不暴露君子指王謂王乃操心殘忍如此逐其子而不加卹我心之憂無所告訴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矣析薪扡敕氏矣舍捨彼有罪予之佗矣

醻旅醻也惠愛也舒緩也究察也掎倚也扡施也予猶與也佗猶言他人也謂王喜信讒言如飲者之旅醻不厭蓋由心無仁愛故不能舒緩以察之苟能舒緩而察之則當如伐木者以物倚其巔不使之妄踣當如析薪者視理施其斧不使之妄破今既不察矣所以置有罪者之罪而以其罪與之他人謂讒者宜

有罪乃置之不論我宜無罪乃見棄逐是以彼之罪與之他人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夷豉由言耳屬燭于垣袁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莫高於山而人能登之莫深於泉而人能游之戒王無輕於發言勿謂處高深之地人所不聞而耳屬于垣牆者已得聞之將投隙而進讒言也然我已被讒見逐猶以此戒王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梁發笱為

喻是我身自不能省閱何暇為後人計也所謂可以怨者如此是詩八章二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言之巧者善讒人者也聖人以為鮮仁蓋不仁者乃能巧言故木訥者所以近仁也幽王之朝不能言者則身是瘁巧言者則身處休所謂讒夫昌者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下同昊天

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悠悠遠大之貌且語助也憮張大貌已大皆言甚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告訴窮而呼天謂我視天為父母

而天悠遠不可恃故非有罪辜而遭讒口之亂如此

張大蓋以天之威怒喪亂既甚我雖畏謹亦不能逃

罪辜也

亂之初生僭子念始既涵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市專沮辭呂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進越也涵容受也君子謂王也讒者始進越有言既容受之及其再有言則信之矣王如能不受於其初則亂安得生而又生耶夫讒人者必不仁者也被讒者必仁人也王能知讒者之為不仁加之以威怒則亂自速沮矣能知被讒者之為仁人加之以祉福則亂自速已矣

君子屢力住盟亂是用長丁丈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談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其恭

此言王不能推誠以待臣下乃君臣相疑至於屢盟此所以亂日益長也如春秋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是也取非其有其名曰盜讒人言人之過亦非其實有過故謂之盜言王既好信盜言此亂之日益暴也盜言可口如甘旨之物故王嗜之而受其亂亦如啖物而不知厭也說文曰餤食也啖或作餤卭病也彼為甘言者非止供王之嗜好實能為王之病柰何輕信之哉

奕奕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七損度待洛之躍躍他歷毚士咸兎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

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之

此二章誨王能定則能應吾心既定則因人之言可

以知其心而善否立見矣於是廣喻近譬以眈之四

章謂寢廟因為大矣君子所以能成之者以有定制

故也故不有定制則築室於道謀豈不潰敗其成哉

大道固有序矣聖人所以能定之者以有常理故也

苟不遵常理則汩陳五行豈能知彛倫之攸敘哉惟心亦然吾心既定則他人之心吾皆能忖度之讒言豈足惑哉五章謂人有善否躍躍如毚兔之狡者小人也有犬以禽制之則不能施其狡必為犬所獲矣荏染如柔木之弱者善類也君子當培植之則不至於終弱必能有所立矣然則善否亦何從而知之哉聽其言則知之矣彼往來行道之言若不足以知其人也吾能於心焉而求之則善否可數矣善否既明

則巧言者豈能施其辨哉

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此章中論人言之善否不難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人之言其大如此出自口則可見矣彼巧言者雖如簧之可聽視其色亦自不能不愧故曰顔之厚矣傳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之謂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章深惡讒人以為直可賤耳無能為也彼何人斯者鄙薄之也水草之交曰麋下濕之地也無拳無勇者不才無所用也其居如此其人如此乃能主為亂之階梯誰實使之然哉況有惡疾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彼為讒之謀雖有與之黨者自謂大而多然所居乃爾其徒亦安能衆也言本無能為特王未悟故縱其惡耳詳味詩人之言形容讒人之居處人物與其徒黨真丐乞之類也蓋

鄙賤之人至今多以丐乞呼之疑本諸此是詩本六章章八句以文義求之當作七章古詩不當專以句之多寡為限其四章五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

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
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喻其暴迅或取鬼蜮以
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
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亦顯
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陰被
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飄風雖摧敗萬
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
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人亦不得而見也讒

言陰中其實如此說者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絕之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之當如此也既絕矣作為好歌不殆於弃言乎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不能然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世本

曰蘇成公暴辛公也鄭氏謂蘇暴為畿内國名案左氏傳曰昔先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今河内有温縣則蘇在東都之畿内蘇公疑忿生之後也若暴公未聞有暴國鄭氏以其為卿士故曰皆畿内國名亦未足信皇父亦為卿士不聞為何國也蘇在春秋稱子蓋卿士兼公官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彼何人斯雖為鄙薄之語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耳亦譎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為艱險不可測也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者使暴公不譛我爾必入而見我今爾從暴公而不我見則蹤迹可疑也意蘇公以被讒而獲罪故為是言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彥我始者不如

令云不我可

指言二人從行則當時從暴公者二人也必有主名不欲明言耳未知二人者誰為我禍亦疑辭也我既獲罪爾逝我梁而不入唁我則爾之心異於初矣謂其始初與我親厚未嘗如今日不以我為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則又

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意其隂有窺伺蹤迹詭秘也於是歎曰爾為此舉固以人為可欺而不愧也獨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攪文卯文支

飄風暴疾之風也值之者必顛仆摧折然風之形實不可見今飄風之行何不自北自南而逝我梁是我適與相值故我心之憂所以攪亂不寧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行遑脂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

舍舍車而休也盱張目而望也謂爾行之緩乎乃不暇少舍車而見我謂爾行之急乎復有暇而脂其車何也我冀爾之一來何其望之勤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也還而不入否方九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謂爾之往既不入我門矣儻爾之還入而見我則我

心平易而無疑矣爾還而復不入則爾之心不得而知果能一來則我心安矣衹安也

伯氏吹壎_{況袁}仲氏吹篪_池及爾如貫_{古亂}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_{側助}爾斯

伯仲言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篪謂二器聲之相和也如貫者如繩之貫物相聯屬也蘇公謂我與暴公比肩事主義同兄弟當如壎篪之相和如貫物之聯屬今乃譖我信不我知耳我心實無他當出壎篪及貫

三物以與爾詛盟也說者謂三物犬豕雞也古人詛盟固嘗用此今是詩方取壎箎及貫為喻遂以為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用犬豕雞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

為鬼為蜮_域則不可得有靦_{土典}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此蟲能含沙射之則皮肌病瘡其陰毒中人與鬼相類二者為人之患人

皆不可得而知猶讒言陰中我皆不得而知矣靦姑也姑詐也爾靦然詐為面目與人相視亦自謂人不能窮極其情我所以作此好歌以窮極爾之反側也曰好歌云者蓋未忍遂絶猶冀其悔而從善不失舊好與歌以訊之既作爾歌同意此詩人所以為忠厚歟是詩八章後二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古以刑人為之巷宮内道伯長也疑當時呼寺

人之長為巷伯故以名篇作是詩者必因讒而被宫刑後為巷伯故其辭諄復深惡讒人也孔子曰惡惡如巷伯亦言其所惡之甚人所同惡故也

萋七西兮斐孚匪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甚哆昌者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萋斐文相錯貌貝介蟲也其文如錦哆侈形張大貌箕箕星也其位在南貝錦非錦也以其文成錦也南箕非箕也以其形成箕也喻讒人之誣君子因其近

似而遂名之故詩人深惡其然謂以貝為錦以其文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亦已大甚言其過於實也以星為箕以其形之近似也而譖人之言誰與之謀言其巧於誣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七立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芬頌

緝緝相續貌翩翩往來貌捷捷便利貌幡幡反復貌言謀欲譖人以言者其情狀如此故詩人深惡其然

謂爾之譖人相續往來可謂衆多矣豈可不知戒謹王將悔悟則以爾為不可信而弗聽矣爾之譖言便利反復可謂機變矣其始豈不聽受王將悔悟則必遷其罪以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譖人者以計行而得意故曰驕人好好言其喜也被譖者以受誣而失措故曰勞人草草言其憂也王既

不能察於是呼蒼天而告之曰視彼驕人實可罪憫此勞人實無辜奈其彼之譖人者誰與之謀巧於誣罔所以其計得行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於畝丘

二必 綺於 于

彼譖人者既得意是王終不能察矣無所告訴矣第惡之欲其死耳欲其死者有三豺虎者食人之獸也今獸亦惡而不食有北者司殺之神也今神亦惡而

不受昊天者制人之命者也猗倚也天雖甚高由楊園之道倚至于畝丘則可以投有昊矣夏曰昊天望其明也昊天既明必誅之矣辭雖過切乃人之真情詩人惡之甚故無隱辭也楊園畝丘疑周之山名據所見而言或謂如陵則曰陵丘如畝則曰畝丘皆取其高於天為近古人祀天於圜丘亦謂其高則可以致天神之降格封太山禪梁父皆此意也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孟姓也寺人自謂孟子亦後人以子自稱之謂也惡之既甚故身任其怨作此詩以告凡百在位之君子欲其敬聽不忽為周身之防也善讀古人之詩者當以文義求不當拘於章句是詩舊七章今以文義分為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七句一章四句首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文武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是以天下化之

民德歸厚此天下俗薄朋友道絶所以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谷風之義已於國風詳言之習習飛舞不止之貌谷風大谷所來之風也大谷之風迅暴爲甚況繼之以雨則物之摧敗顛仆者多矣以喻人之處亂世震蕩不寧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俗既偷薄當恐懼之時則朋友相求謂予與汝刎頸相誓及安樂之時則轉

眼棄我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_{徒雷}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爾雅曰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猋說文曰迴風從上而下曰頽迴風從下而上曰猋大谷之風既已迅暴又其勢迴薄從上而下其震蕩又甚矣而薄俗之人恐懼則寘朋友於念安樂則棄我如遺忘而不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嵬(五回)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委)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迅暴甚矣惟山崔嵬獨存耳無草不死矣無木不萎矣以喻亂之極無有能自存立者非朋友相助安能至今日今乃忘我前日同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前日偶相失之小怨遂至相絶何如其薄也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以小怨而相絶豈非風俗之薄歟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亦在上之人化之何如耳此

詩人所以刺幽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蓼莪六下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同

文武之役夫亦嘗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矣詩在正雅勞而無怨蓋文武以逸道使民又能知其勞有以勞之所謂説以使民者也非惟文武為然越王勾踐伐呉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又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没而父母之

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幽王縱不能為文武能為越王安有蓼莪之詩讀之使人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者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毛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

莪也蒿也蔚也皆微草也莪名蘿蒿蔚名牡蒿三物華葉稍異耳孝子憂父母不得終養取微草以自喻謂父母生我劬勞至於病瘁而我征役在外如微草

然不能報天地之生育詩人以父母比天地所以申言哀哀父母蓋痛之極也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蓋憂思亂於中觀瞻眩於外視彼蓼蓼然而生者豈莪乎抑蒿與蔚乎其不能報天地生育之恩則與我同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以行酒罍以盛酒缾資於罍猶子之資於父母也

缾之罄竭實為罍之耻猶子之失所實為父母之耻也故孝子自歎命之鮮薄既不得養父母則生不如死也於是推言無父則何所依怙無母則何所倚恃出則銜其憂恤入則無所至止皆以不見父母故不以生為樂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撫我畜喜郁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兮生我言其本也母兮鞠我言其成也拊我畜我

拊摩而蓄斂之也長我育我長養而復育之也顧我復我顧視而反復之也出入腹我子出則父母懷於室父母出則懷子於塗也父母之德如天無窮我欲報之豈有窮哉鞠者合其皮而成毬母之糾合其子使有成亦若鞠然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喻君飄風喻政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

凛以喻君之暴也發發弗弗猶言蹷發謂其風之疾以喻政之虐也處暴君虐政之時言凡民莫不善而我獨罹其害不得卒養父母所以為哀痛之極也意作此詩之孝子獨因行役之後父母不存故自言不若凡民也序言不得終養則不存可知矣是詩六章其四章賦也餘俱比而賦之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於賦役公私殫竭故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其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故也

有饛蒙簋飧有捄虯棘匕必履周道如砥之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所姦焉出涕

此章言周之盛時上下富足不獨京師譚雖小國而賔客饔飧列之簋者亦復饛然而盛其鼎之匕以棘為之者皆捄然而長蓋由周室之道如砥之平如矢

之直無賦役偏重之患此在位君子之所行在下小人之所見也今乃賦役無藝偏困東國所以顧視我父母之邦見其蕭然儉陋為之出涕潸然不止也小人或是詩人自謙之辭言己所見如此

小東大東杼(直呂)柚(逐)其空糾糾(居黝)葛屨(九具)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公子行彼周行(戶郎)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救)

此章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而持緯者柚而卷織者皆為之一空夏葛屨冬

皮屨令以糾糾緉繚之葛屨謂可以履霜則儉陋之甚矣而佻佻輕薄之公子蓋指周之貴公子來督賦於譚者方且行彼周之列位而既去復來無有已時此所以使我見之而心病也

有冽（列）氿（軌）泉無浸（子鴆）穫（戶郭）薪契契（苦計）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氿泉側出者也穫刈也薪芻也以其可刈則非大者特薪芻耳謂譚國已困非有大者可取特微

如薪芻者且為寒泉之所浸將至腐敗而為西人所刈獲猶不知止故譚國之人契契然相合而憂不寐而歎皆哀我國之人憚於賦役之多也於是以情告於西人曰爾已刈之薪芻尚可載之而往爾亦當哀我國憚賦役之人而使之息止也意欲絶之使勿復來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

鞙[胡犬]佩璲[遂]不以其長

竊意譚大夫因輸送所賦之物於京師而作是詩故此章明言東人之子以輸送為職可謂勞矣殊無勞來之禮而西人之子以無其功而享其賦衣服粲粲然鮮明不自知其不稱而無愧赧也於是歷言所見西人往往皆服非所服事非所事心亦無所愛惜且不知厭足也以熊羆之皮為裘居山者之所有也而舟人之子生長於水乃取以為裘所謂服非其服也

治百僚之事在位者所任也而私人之子本非在官乃嘗試為之所謂事非其事也釀秫以為酒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為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佩璲以貫玉飾非不美也西人視之不以為長而猶欲更加之所謂不知厭足也鞙鞙長貌璲貫玉故作璲或以韋故作韄或以絲故作繸亦通作遂容兮遂兮是也

維天有漢監古鑒亦有光跂丘岐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睆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竭

譚大夫既以天而視周室故歴取雲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以比朝廷在位之人盧仝月蝕詩歴罪星辰葢本諸此然獨雲漢謂之天漢畢星謂之天畢者葢天者所以照臨善惡施行賞罰也雲

漢雖曰昭回于天然其光不能助天之照臨也畢星雖形如掩兎之畢然其器不能助天之施行也故維天有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有捄天畢以下十句當為一章其五章謂雲漢既不能助天之照臨故織女雖跂然而立終日七反駕而無成文章之實啟明雖蚤升於東長庚雖暮出於西亦何補於照臨哉其六章謂畢星既不能助天之施行故箕則見於南而無簸揚糠粃之實斗則見於北而無挹酌酒漿之實箕

載翕其舌反若有噬於人斗西揭其柄反若有取於東亦何益於施行哉凡二章所陳皆謂在位之人無有能助王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故朝無綜核之政而實惠不及於下以致賦役偏重東人困竭西人驕侈不均不平無所赴愬也是詩本七章以文義求之當作六章其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五章六章比也

詩補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

詩補傳卷二十

宋　范處義　撰

變小雅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因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䘏欲無禍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貪殘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

七西

百卉許貴具腓芳非亂離瘼莫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詩人於一章言四月之正陽至六月火星中而暑退於二章言秋日之淒涼致百卉之揺落於三章言冬日之烈烈而寒飄風發發而疾獨不及春蓋以春氣和暢萬物發育和平之象也夏時炎赫萬物暵乾秋時慘凜萬物凋落冬時隆烈萬物摧敗皆憂虞之象也詩人處亂世而遭禍難如在此三時故一章歎先

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邺乎二章歎遭亂離散於何所歸乎三章歎凡民莫不善我何為獨罹其害乎意作此詩者被禍尤甚故其怨辭若此也腓動也言百卉之揺動如腓然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古人言草木猶言禽獸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則兼獸而言考工記天下大獸五則兼羽者而言然則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梅栗皆嘉卉

今乃廢其生爲殘賊之物喻君子不遂其生莫知得罪之由也亦怨辭也

相（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云能穀

視彼泉水亦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之集禍於身何時而能善乎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也

滔滔（土刀）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似醉）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水大貌江漢滔滔尚能爲南國之紀謂使衆水各有所統不至混然無別今王既無綱紀則君子雖

盡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

匪鶉徒丸匪鳶以專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匪鮪于軌潛逃于淵

鶉鵰也鳶鷙鳥也其飛則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其潛則逃于深淵喻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枸檵也桋赤楝也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皆遂其性君子獨不得其所殆草木之不如所以作此歌告哀於時王也自言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

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是詩八章皆興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大東專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皆不均平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凡詩人言南北雖或指所見大槩南言其明北言其不明蓼莪言南山烈烈猶望其明也陟彼北山則不復望其明矣杞枸檵也以其甘而可食故人多采之喻王如北山而役我多於衆人也然我亦偕士子同從王事耳王事固不可廢敗奈何役我獨多使不得養其父母哉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與普同大而且周也率循也濵厓也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言溥天率土均為王臣而使我獨勞也上章既以北山微諷王之不明故此章不欲斥王而曰大夫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彭布嘉我未老鮮息淺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張大貌傍傍旁出貌四牡方張大言其未息也王事方旁出言其不一也嘉善也以我未耄老為善

也鮮少也以我方將大爲少也旅陳也使我陳力以經營於四方也人臣方少壯有力宜爲國家之驅使特以其不均故可刺耳左氏傳庭實旅百杜預以旅訓陳是其證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戶刀或慘慘乙感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掌或湛都南樂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飄議或靡事不爲

此三章皆歷陳不均之事彼則燕安居處此則疲於國事彼則息偃牀笫此則行役不止彼則深居簡出叫號有所不知此則慘慘憂戚劬勞無所辭避彼則棲遲於家偃仰自如此則王事所拘鞅掌無措彼則湛樂燕飲此則慘戚畏罪彼則出入風議專事口吻此則無所不為越其官守同為王臣而勞逸不均如此以見明不能察此其所以為北山歟說者謂鞅也掌也皆所以拘物謂為王事所拘也義亦通是詩六

章獨北山為興餘皆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説者以將為扶進此必大夫嘗在下位扶進位在上者初不知其小人也既而知之以為汚辱故悔而作是詩

無將大車祇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都禮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兮

乘車謂之大車國風刺大夫不能聽訟曰大車檻檻則大車亦大夫之所乘也車者君子之器故將之者以為榮今小人乘之則將之者以為辱曰祇自塵兮謂適所以自取塵汚也疷病也與小人並進其憂非一不可逭矣無為徒思祇自病耳曰維塵冥冥則為塵所昏也熲小明也自歎明不能遠故扶進小人而不知無為徒思不能出于所昏也曰維塵雝兮則為塵所蔽也重猶累也為小人所累則其行重而遲無

為徒思不能去其所累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說者謂幽王曰小其明此鑿說也大雅有明明在下而此詩有明明上天故大雅謂之大明小雅謂之小明初無他義其悔仕於亂世世則詩辭可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泰)苦念彼共(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詩人稱天有三義或以比君之尊或窮則呼天或稱天以命衆大槩比君之尊多美詩也窮則呼天多刺詩也稱天命衆則美刺皆有之此詩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呼天而訴之也征行也徂往也艽荒遠之地也二月夏正之二月也朔日謂之初吉離歷也言自二月征行於遠地歷寒暑則歲暮矣而猶未得休息所以憂心大苦言其甚也共人謂僚友中温恭之人勇退而不仕者足以自樂大夫既悔仕而進退不

可恐不免禍所以涕泣如雨畏罪罟而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上章言初吉下章言方奥皆謂二月也何時可言歸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庶亦從事獨賢之意也既自憂憚不暇故睠睠懷勇退之人而我畏上之譴怒不敢去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

方奥謂二月方煖也思歸雖切而王事愈益蹙迫感歲時之既晚采蕭穫菽各已訖事而猶未得歸因自悔此誰使之然乃我不知蚤去自遺此憂戚耳念彼退閑之共人雖起意言欲出宿與之款而不可得蓋畏王政之反覆而不敢輕出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大槩與北山相類疑出一人之手北山始歎從事獨賢其終歷陳或燕燕居息與盡瘁事國之語此詩亦始歎念我獨兮我事孔庶故後二章遂歎同列之君子不宜常自安處休息使我獨勞亦宜靖共以效職正直之是務靖共則無驕慢正直則無回邪如

此則神將聽之與爾以福祿矣以鬼神為言規切之至也已則悔仕又以勉同列葢賢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斯其所以為忠厚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鼓鐘刺幽王也

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葢是時毛詩未行故據三家以為言耳此詩列幽王衆篇之中不應為昭王也

鼓鐘將將七羊淮水湯湯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幽王飲酒于鎬詩人以為不能以自樂謂其不能與民同樂也鼓鐘于淮詩人為之憂心且傷謂其不能憂民之憂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欲闕其疑竊謂古人之事不見於史者多矣幸而見於六經且經聖人之刪取豈不愈於史乎鼓擊也將將聲之揚也湯湯溢貌詩人於亂世聞王鼓樂之聲反以為憂傷因思和平之世淑人君子鼓樂于此與民同之

信可思而不可忘也

鼓鍾喈喈皆淮水湝湝戸皆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聲之衆也湝湝則不溢矣悲亦傷也淑人君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

鼓鍾伐鼛古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留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大鼓也水中可居曰洲言水退則洲出也妯心動

而不寧也淑人君子與民同樂其德不若幽王之獨樂也始言水之湓次言其不湓次言其水之退以見流連之久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章雖皆言作樂然謂古之與民同樂如此以明幽王之不能然也鍾聲欽欽則其聲之可敬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則其聲之克諧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言播此二詩於籥皆不僭亂也幽王之樂亦古

之樂耳聲音未嘗變而聽之者自不樂耳或謂古樂器有雅塤頌塤雅瑟頌瑟雅篪頌篪雅簫頌簫獨風無其器謂吹雅於籥可也今乃雅兼南言之何哉竊嘗考之儀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說者謂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既言合歌則聲必周旋相應所謂不僭者如此故周官有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之說則國風雅頌皆可播之管籥矣

是詩四章皆賦也

楚茨 徐谷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章皆記農事蓋周家開國以此幽王不知稼穡艱難忘其本矣故詩人詳舉先王盛時之事以告之信南山之序明言成王之業觀四詩所詠非成周盛時不能如此前二篇言宗廟祖考王者之祭也後二篇言方社田祖農夫之祭也序此篇者推原幽王之亂始由政煩如所謂衆多如雨是

也政煩則賦重如所謂困於役傷於財是也故下則人民勞苦生業遂廢田萊所以多荒上則昊天疾威災異薦臻饑饉所以降喪人失其養則民卒流亡神失其依則祭祀不饗君子思古以刺之無一辭及亂世之事下三篇亦然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為正雅矣

楚楚者茨言抽(勅留)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魚世)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湯果)以侑以介景福

茨蒺藜也棘荆棘也此章謂后稷教民稼穡之初凡楚楚茨生之處棘抽發其閒在昔何為言無用之地也自后稷教以藝黍稷皆為良田故子孫皆知務農我黍與與相與而生也我稷翼翼相翼而生也大雅曰乃積乃倉此在都者也國語曰野有庾積此在野者也在都者既充盈在野者以億計則豐饒可知矣於是人君則為酒食以饗祀而報先祖之賜禮曰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説者曰妥使安坐也尸告飽

祝獨侑不拜說者曰侑勸也先祖既饗其祀遂介助主人以大福也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如此

濟濟子禮蹌蹌七羊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或肆四或將祝祭于祊蒲彭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濟濟蹌蹌步趨之容也絜爾牛羊滌牲而芻之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其皮也亨飪之使熟也肆陳其骨體

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說者曰廟門曰祊䰟氣無不之故裸鬯求諸陰爇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間也如此則祀事甚明備矣其奉先祖可謂大矣於是神靈來饗孝孫可謂有慶矣孝孫指主人也主祭而鬼神饗之所謂慶也介助以福是乃神之報主人也五福莫先於壽萬壽無疆人主之福也神保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鬼神之稱也

執爨七亂踖踖七夕為俎孔碩或燔煩或炙之勅君婦莫莫麥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案少牢禮雍人有雍爨廪人有廪爨葢雍爨以亨羊豕廪爨以炊黍稷踖踖謂執爨者容之敬也俎以載牲體所貴乎孔碩謂其大也豆以共內羞庶羞所貴乎孔庶謂其多也燔炙從獻者也周官量人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說者曰從獻者肉殽從

酒也儀禮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說者謂難熟者近之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后也天子曰君婦餘皆謂之主婦也莫莫静而敬也言后佐王供豆籩其容如此既祭之後則有歸賓客俎留同姓燕之禮獻酬交錯而不倦禮儀備而卒合於度笑語洽而卒得其宜此兼賓客同姓而言之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神既來格

來饗故報以介助之福使君萬壽神以是酢君也

我孔熯(呼但)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芬(孚云)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乾也人勞則中乾此言奉祀者雖勞而用禮莫有過愆敬之至也善於事曰工於是善於為祀者致神之意以嘏主人徂往也賚予也謂神往賚予孫以福也苾芬者飲食之氣也苾猶言有飶其香芬猶言有

椒其馨此舉牲酒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馨香如此故神亦好其飲食卜爾以百順之福如幾猶言如期謂不遲晚也如式猶言如法謂不乏少也既齊既稷備其物也既匡既勑盡其誠也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實其器以黍稷而執豆籩者皆嚴正而謹飭此舉粢盛之奉而言之也子孫之奉祀物與誠兩盡如此故神亦永錫爾以皇極之福使億萬斯年而不替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言禮之無闕也鐘鼓既戒言樂之不亂也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具皆也言非止一神也皇大也尊其尸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在也諸宰謂膳夫之屬廢徹諸饌君婦親徹豆籩而

九嬪之屬贊之也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也祭在廟燕在寢故樂具而入奏於寢也諸父兄弟既同燕私皆祖考之綏我後人之祿也

於是既進其殽莫有怨言皆相慶幸醉飽之後咸稽首而言謂神既嗜君之飲食報君以壽考矣君又能推神之惠及時燕樂禮無不盡者豈惟一時之福哉當予子孫孫毋替此福而引長之也此同姓稱願之辭是詩六章皆賦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蓋推本

而言之自禹能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功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故魯論有禹稷躬稼之說況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所謂邱甸之法亦始於禹至成周命司徒井牧其田野而後其法大備故孟子謂夏后之賦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其實皆什一也幽王既慢其經界井地之法漸廢故詩人刺其不能疆理天下則成王之業不脩而遂忘大禹之功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見田之畇畇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南山指周之終南而言信之一字謂視南山之田而後信禹之功信成王之業也曾孫指成王也禹言甸而成王言田蓋甸舉其略田言其詳也邱甸之法至成周詳矣言疆理必曰南東其畝蓋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凡詩言南畝亦取此義或曰南東順地勢及水之所趨義亦通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雰雰（芬云）益之以霡（亡革）霂（木）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冬日上天同雲言雲四合一色將雪之候也雪欲盛雰雰雪盛貌雨欲微霡霂雨微貌方冬盛雪之後及春繼以微雨則潤澤浹洽豐年之祥也故曰生我百穀

疆埸奕同翼翼黍稷彧彧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形相比貌彧彧色成文貌畀與也言疆

埸之間黍稷既豐可以為酒食與賔尸獻酬而神報之以萬年之福也亦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中田有廬力居疆埸有瓜是剥邦角是菹側居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井田之制百畝之田其中二畝半作廬以便田事而其畔則種瓜以盡地利夫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剥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祀事蓋王者之祀貴乎備物大至於玉帛牲牢微至蘋蘩薀藻無不用也而以

瓜為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也孔子居鄉黨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以此見古人祭祀物雖薄而誠則至故受福亦厚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清酒取其絜清之義若所謂玄酒是也祀事用鬱鬯

并五齊又有三酒以供諸臣之所酢騂赤色周所尚也刀有鸞貴其割中節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又冬祭曰烝苾苾芬芬馨香上達也祀事於是明備矣王者之祀既惟先祖之是大則先祖之報

必助以萬年之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詩雖為祈年而作而首章言取民食農省耕興吡之事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先王之事每每如此此闕省耕之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云或耔黍稷薿薿魚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

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謂一成方十里公田所取之數也歲取十千則取民有制矣陳謂委積也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若遺人之待施惠旅師之平頒其興積廩人之待匪頒賙賜之類也食我農人則食農有備矣古之大有年乃能為此舉所謂補不足是也今適南畝省耕也王者親適南畝見農夫之在田或耘謂除其草或耔謂雝其本黍稷薿薿然茂盛於是攸介以

助相之攸止以休息之烝進也進髦士而用之若遂大夫之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是也後世力田之科亦古之遺意管仲之治齊也農之子常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而工商之子不與焉蓋士出於農古之道也

以我齊（資）明與我犧（許宜）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粢同稷曰明粢純色曰犧以明潔之齊與純色之羊以祭社稷及四方之神此王者省耕時所見農夫之祭祀也祭祀既畢喜其田之善農夫於是相慶琴瑟並用擊鼓爲樂以迎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之至以助稷黍之生以爲士女之食此皆先王盛時民俗如此王者因省耕見之而喜故詩人思而詠之若王者祭社稷則當用大牢不當用羊王者祭四方則歲徧不當因省耕祭於田閒詩人以粢盛犧牲田畝黍

稷士女皆王國之人物故以我言之若必以粢盛犧牲為王之親祭方社則我田亦為王之田我黍稷亦為王之黍稷我士女亦為王之士女可乎理既不通且無王者省耕親祀之禮不可不辨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彼南畝田畯(子峻)至喜攘(如羊)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謂成王也再言曾孫來止詩人樂道省耕之事

故再三言之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餉於南畝見田畯往來其間喜而攘取酒食以嘗其旨否見禾之易治於長畝知其終善而且多於是成王亦喜其農夫之能敏於田事故無所譴怒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直基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積穀於野也茨屋蓋也梁車

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禾如茨之密如梁之穹庚如坻如京之高於是求千倉廪以貯之萬車箱以載之黍稷稻梁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稼庚皆言曾孫與上章我齊明我犧羊之意同首章王者之施也卒章農夫之報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甫田既言省耕之事大田疑為省斂而作其間雖及田祖興雨之祝蓋備陳田間之事所謂不穫穉不斂穧遺秉滯穗皆矜寡之所資幽王之時田萊多荒既不復有此又不能省斂以助不給故矜寡不能自存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此章美成王知稼穡艱難留意農事故農夫皆盡力

於南畝以順承成王之意大田非一田多稼非一稼也稼之類既多故差別其種戒飭其具豫備其事覃利也耜欲其利俶始也田事之始百穀既皆播種庭猶庭然言直而明也碩大也謂其立苗無邪曲而明白所以苗長而碩大也農夫之治田如此凡以順承成王之意不敢鹵莽滅裂故曰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才老既堅既好不稂郎不莠餘久去起呂其螟莫庭螣徒得及其蟊莫侯賊無害我田穉排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謂房甲始生實而未充曰皁堅成也好美也謂既成而美此皆禾生之次第也根童梁也禾生而不成者莠似苗也似稷而無實者不根不莠謂禾皆善也禾既善矣當去其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害既去矣雖禾之旁出而穉者亦成况其長茂者乎時和歲豐蟲蝗不作民不知所以為田祖有神盡持此四蟲付之炎火耳

有渰（於檢）萋萋（七西）興雨祁祁雨（于付）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

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穧[才計]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萋萋言如草木之茂密也祁祁多也時雨貴多先公而後私民之言如此謂因雨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實賴君之餘惠也穉謂旁出之幼禾穫不及者穧謂既刈而束不及者遺秉謂失墜而截不盡者滯穗謂折亂而收不盡者先王盛時百穀豐稔農夫力不能盡取故矜寡獲其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曾孫來止謂成王來省斂也見其婦子之饁田畯之喜與耕時無異又所來之方皆見農夫祭田祖之神用騂黑之牲與黍稷之盛以享以祀欲神助君以大福此皆記斂時事也農夫樂君之省斂因祀而祈君之福忠厚之至也甫田大田皆農夫之祭也說者以方社與禋祀為王者之祭夫方祀之說前篇既辯之

矣國語以精意以享為禋凡出於精意固皆可以為禋不必拘以王者禋祀之說騂黑二牲在王者用之則禮有所宜稱農夫田間則騂黑皆可用亦不必拘以王者陽祀陰祀之說況大田卒章方詠婦子之饁田畯之喜不應遽及王者之禋祀學者試思之是詩

四章皆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爲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朝會遂爲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脩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至止爲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子六軍又言萬年亦爲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序言爵命賞罰

蓋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不必於詩求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昧韐閤

有奭許力以作六師

詩人思昔日瞻洛水泱泱而深廣天子至此朝會諸侯福禄如屋茨之多天子既至六軍必從之以為扈衛所見韎韐之韐奭然赤色者乃將天子之六軍者也周官凡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琫(必孔)有珌(一賓)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壽保此王室也鞞容刀之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詩人又思天子至此能爵命諸侯則福禄不特在已如茨之多又能同於下因祝其萬壽保此家邦家邦猶言王家王國也是詩本思古明王若三章皆以君子為諸侯則是詩思古諸侯非思古明王也况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先儒特未之思耳是詩三章皆賦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世祿與世官不同世祿謂賢者以其德功臣以其功
皆不當弃絶之宜與之祿使之以續其先人故文王
治岐仕者世祿孟子所謂世祿滕固行之者是也世
官謂世守其官雖故家巨室其後不能皆賢若槩以
祖父之官命之則敗事者多矣故商紂無道官人以
世孟子所謂葵邱之命士無世官者是也是詩為小
人在位所用皆好讒善佞之徒而賢者功臣之家雖
有子孫之賢可以似續其先人者皆不見用故舉古

之世祿以刺時之不然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思呂

裳猶棠然取其色之黄故下章言芸其黄又言或黄或白今唐棣野生於荆棘叢中有黄華者有白華者雖二種實一類最為茂密故詩人取以喻賢者功臣之家其子孫之賢有如華葉之盛使人見之傾寫向慕國家能用之必致安富尊榮譽處言有美譽可安

處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華之盛也賢者功臣之子孫有文章如此國家能用之當享天下之福慶言福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黄或白則二華相間以見子孫之賢者爲多國家

能使之乘軒車駕四馬則六轡沃然而華潤足以為邦家之光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右不必分為陰陽吉凶之事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為有

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弃絶之也是詩四章其一章二章三章皆比而賦之四章賦也

菀屈同序下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篇之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而觀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戶

桑扈竊脂也交交往來貌其羽鶯然有文以喻朝廷之間君臣上下有爕然之文以相接胥皆也君子能與臣下皆樂宜其為天之所福謂有以受之也君子謂王者也魯僖公與其臣燕樂詩人頌之曰于胥樂兮亦此意也竊脂之說見小宛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

其領亦鶯然有文與羽同也君子能與臣下偕樂宜

其為萬邦所屏衛謂有以致之也

之屏之翰百辟_壁為憲不戢_{莊立}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義與屏同或謂屏翰二物以蔽為義翰以幹為義亦皆衛上之意言朝廷既有禮文為天下之瞻仰故萬邦皆知衛上而百國之君必來取法矣戢斂也那多也言自非君臣上下自斂以禮法以為難而不敢忽亦安能受福如此之多也

兕（徐履）觥（古橫）其觩（斛）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丘敖）萬福來求

此章指陳不戢不難之事夫飲酒者多卒乎亂古之王者雖設兕觥觩然不用雖飲旨酒而能思柔順所謂飲酒溫克也非自斂以禮法乎為人上者多失之慢易古之王者必恭儉禮下交際之閒無所敖慢所謂接下思恭也非以為難而不敢忽乎為君如此則雖無事於求福而萬福來求之矣幽王之時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是自求禍也是詩四章一章二章比而賦之三章四章賦也

鴛（於袁下同）鴦（於良下同）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思古之詩多矣而此詩與瞻彼洛矣之序獨謂之明王蓋交萬物自奉養治已者也賞善罰惡治人者也治已不明則不能制欲必至於奢侈無度治人不明則不能知人必至於功罪不分二者雖為患不同而皆生於不明故序詩者表而出之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梁戢

莊立末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救摧采臥之秣之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王者之用物多矣前二章獨取鴛鴦以明交萬物之道王者之自奉亦多矣後二章獨取乘馬以明自奉養之節蓋鴛鴦物之微者必於其飛而後以畢羅掩捕之則取之不欲其盡故在梁者得以戢翼而安所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也乘馬固將用其力然其未

用而在廐則與摧秣而已所謂馬不食粟以言其儉也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麛不卵之類從可知矣皆交萬物之道也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皆自奉養之節也明王之仁儉如此詩人何以祝之欲其萬年在位享福之遠馨無不宜者而艾猶言遐也綏而安猶言宜也說者以摧為莝以秣為粟謂有事則秣無事則莝且國風有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之説則秣亦芻

耳非栗也但未用在庛姑與之芻已足以見其節詩人本不分有用無用止以摧秣顛倒言之可見秣果非粟也或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葢左不用而右便此亦足以廣異聞故附其說於後是詩四章皆賦也

頍弁缺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交際之道惟酒食可以通情接懽暴戾之人於同姓

及九族所宜厚者皆不能講宴樂之禮何如其薄也故同姓諸公刺之序詩者目之以暴戾無親則情不通而懽不接孤危如此可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者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鳥與女蘿力多施以豉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亦既見君子庶幾説悦懌亦

頍者圍項而結之也弁皮弁也賓之初筵謂賓既醉

止側弁之俄此燕而服弁之證也幽王既暴戾無親徒頍然有弁在首宜燕而弗爲然則實維何用乎既有旨酒嘉殽所當與燕者豈異姓疏遠者乃兄弟耳非他人也何爲弗能燕也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依松柏而生喻同姓依王以有立君子指王也未見王之燕樂所以憂心弈弈而不定誠能講燕樂之禮則心庶幾不憂而怲懌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

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何期期於何用也既時謂有時物也具來謂畢集也怲怲憂盛也臧善也見王之燕樂則庶幾有善之可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死喪無日無幾居豈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在首謂弁徒在首而不知用禮也阜謂盛多也甥舅兼外戚而言也上二章止及同姓兄弟此章則及九族矣九族謂父族四父於五服之内一也父姊妹所適之家二也己姊妹所適之家三也己之女所適之家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家一也母之母家二也母姊妹之家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家一也妻之母家二也暴戾之人始不能燕樂同姓是於所厚者薄也終不能親睦九族則無所不薄矣霰摋雪也或謂之米雪

謂其粒若稷若米然將雨雪則霰先集王始不親同姓霰集之喻也既而不親九族則雨雪之喻也九族既離則死亡無日矣與王相見亦無幾也雖然諸公乃同姓未忍絶王也猶冀王因我言而悟即今夕以酒食燕樂復可以收人情而延國祚也卒章寓怨而不眦之意忠厚之至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車舝（胡瞎下同）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疾）妬（丁故）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是詩以褒姒之嫉妬故思得賢女為君子之配耳序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考之他詩所詠如師尹而下七子與姻婭皆無道並進之實也如申后見黜太子見逐暴公譖蘇公寺人傷於讒與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讒巧敗國之實也如大東困於役傷於財如四月之貪殘致禍如北山之役使不均如楚茨之饑饉流亡與夫矜寡不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於

民之實也略舉數端則序詩者之言初非溢惡而其禍皆始於褒姒之嫉妬則二南無嫉妬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功究)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古活)

舝鍵也在車軸之首以鐵為之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間關設舝聲也季女猶言幼少之女思孌然美好之季女欲以此車往而迎之也括會也詩人謂思彼季

女非飢也非渴也望其德音來會於王甚於飢渴耳

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亦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為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_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_{呼報}爾無射_亦

平林謂平地之木成林也鷮雉屬尾長而肉美語曰四足之美有麃二足之美有鷮蓋麃獸之似鹿者鷮

鳥之似雉者碩大也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以其德之碩也辰時也謂碩女及嫁者以平林喻碩女之處王宮當有美德來教於王故用以燕樂且有美譽所以中心好之無有厭射也詩人以雎鳩摯而有別喻淑女以鷮之介而有守喻碩女亦類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飲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此章言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喜樂雖酒不必旨亦可飲殽不必嘉亦可食雖德之所不及者亦用以歌且舞言思賢女之切思寤寐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星歷）其柞（子洛）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敘）兮鮮（息淺）我覯爾我心寫兮

此章言求賢女之道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柞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

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鮮少也王既不能求賢女使我鮮見之所以心傾寫而不能已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孚非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章言慕賢女之深也仰言瞻也景言大也山之高者人必仰而瞻之行之大者人必效而行之詩人以高山喻賢女之行謂其行之大可使天下效而行之故四牡欲騑騑而疾六轡欲如琴之調往迎此賢女

以配王且言使我得見王之新婚此賢女則足以慰我心之憂矣亦惡褒姒之深故為此言也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特善也惟惡亦然大姒不妬忌天下化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褒姒嫉妬天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故易言正家而天下定禮言欲治國先齊其家聖人詩首關雎其旨深矣是詩五章一章三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青蠅餘仍下同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好信讒故詩人屢刺之聖人亦存其詩不一而足以見其深可惡亦深可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煩豈閞在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土巾讒人罔極構古豆我二人

青蠅善汚物白者點以黑黑者點以白眞讒人變亂是非之喻也又其終日營營往來在人衣冠几席間驅去復還讒人態度其實如此故詩人詛其遠止于

樊樊藩也曰棘曰榛亦為藩之物皆惡其近人欲遠去之也今人欲驅蠅者置竹枝藩牆間灑以酒漿俾之逐臭而往是亦詩人之意歟一章言王者當以樂易為心無信讒人之言二章言王終信之所以讒人為禍無有窮已交亂四國謂傳播四方更是迭非亂之道也三章言搆合我二人以見禍二人謂己被讒王聽讒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湎莫衍淫泆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於亂葢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為著明足以為萬世之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為武公飲酒悔過乃傅授之妄安有能為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

之事豈爲已設哉序詩者發明幽王所以飲酒無度
蓋由媟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胥傚沈湎淫泆一時
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旨丁寜尚不知悟則流
亡之禍豈可逭哉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籩豆有楚殽戸交核戸革維旅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初筵初即席也左右賔客也秩秩有序也殽豆實核

遵實也楚齊列也旅偕陳也和旨調美也孔偕齊一也鐘鼓言既設蓋大射不遷改懸樂也舉醻言逸逸蓋獻醻貴於安徐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者抗舉也前三日雖設其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將射司馬命張侯始脫束繫左下綱大侯張則弓矢亦張有其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者同比其耦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獻猶奏也奏其發矢中的之功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的質也祈求也射不中者罰以豐

爵發矢之時皆曰我以此求爵汝也射義曰求中以辭爵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則此為大射明矣

籥余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若旦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子孫其湛荅南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籥管也秉籥而舞文舞也與笙鼓相應則樂和矣烝進也衎樂也和奏則言其樂烝衎則言其禮進以禮

樂而樂有功烈之祖百禮無不備故謂之洽也壬任
也謂任其事者林衆也謂衆為役者純一也嘏福也
祭祀之禮既有壬以任其事又有衆為之役則神錫
之福亦純一而不已至子孫猶獲湛樂之慶也於是
祭畢與諸臣醻酢如賓客之禮各奏爾能皆奏祭畢
能其事也仇耦也室人主人也朝則為君臣燕則為
賓主臣既以手舉爵與君為耦主人入而又酌以醻
賓蓋用賓主之禮忘君臣之分也酒所以為養故謂

之康爵亦以明醻酢之爵異於射之罰爵也君臣既
飲康爵乃各獻其時物所謂以奏爾時也君臣相爾
汝親之也與天保卷阿之意同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孚袁舍捨其坐遷屢舞僊僊仙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既言古人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
今之飲酒未醉與既醉之狀以刺之謂今之飲酒始

即席固亦温温而恭有足觀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無倦及其既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定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僊僊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既醉之後則怭怭而媟慢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尤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專言飲酒及亂情狀如此載號載呶讙譟多言也亂我籩豆參錯禮器也屢舞僛僛舉動不正也郵過也醉者自諱其過也側弁之俄冠既傾側俄然墮墜也至屢舞傞傞則舉動為樂不知止矣於是戒飲酒者曰既祭而燕是謂飲福若醉而能出則均受其福矣今醉而不出適所以戕伐其德故飲酒甚善者以不失其令儀耳可不戒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古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上章既戒以飲酒之令儀卒章又申戒不醉者當自省謹謂凡今在燕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古人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為醉者設耳今廢此職無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為不善今反以不醉為恥何哉因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然則欲其不至

甚慢則開其口出非所當道之言勿與之交談開其口道無所由來之事勿與之論難以醉人之言事殊不可信謂未出角童首之童羊為已出角之羖豈理也哉彼飲酒至三爵已不識義理如此況敢又多飲乎此皆戒不醉者之言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或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